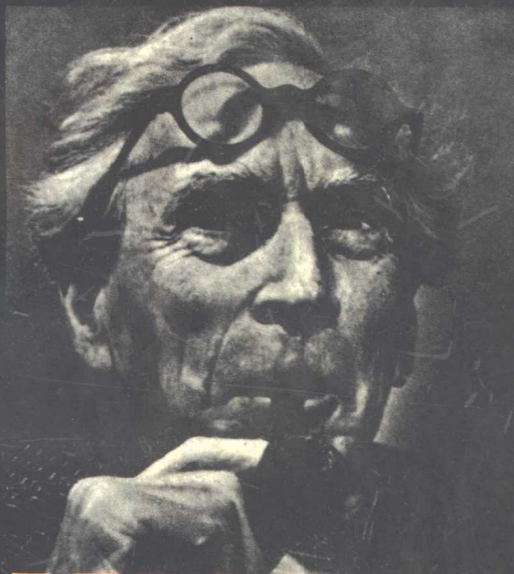


# 西方的智慧

[英]伯特兰·罗素著



**BERTRAND  
RUSSELL**

*WISDOM  
OF  
THE WEST*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西方的智慧

——西方哲学在它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的历史考察

[英] 伯特兰·罗素著

瞿铁鹏 殷晓蓉

王若翔 黄爱华

俞吾金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王鉴平

封面装帧 王建树

Bertrand Russell

Wisdom of the West

A Historical Survey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Setting

Rathbone Books Ltd, London 1959

根据拉德蓬图书公司1959年版译出

西方的智慧

——西方哲学在它的社会和政治

背景中的历史考察

[英]伯特兰·罗素 著

瞿铁鹏等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 字数 321,000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8—01554—6/B·192

定价 14.20 元

# 前 言

---

亚历山大的诗人卡利马科斯曾言，“一本大书是一个大不幸！”总体上我颇有同感。因此，我胆敢将这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因为如果有不幸的话，这本书是个小不幸。不管怎样，由于我以前写过一本同类主题的书，故需要作一专门的解释。《西方的智慧》完全是一本新书；自然，倘若没有《西方哲学史》先行出版，就不会有《西方的智慧》的面世。

本书试图提供由泰利斯至维特根斯坦的西方哲学史概观，同时伴之以叙述得以展开的历史环境的陈述。为了帮助说明，书中有人物、地点、文献的图片集，这些图片尽可能选自它们所涉及时期的原始资料。首先，只要行得通，都尽力把哲学观念转换成图解。通常哲学观念用语词来表达，图解则用几何隐喻的方式传递了同样的信息。我在这方面得到的支持不多，因而效果并非都尽如人意。但是，看来这种描述方法值得探索。图像的说明，只要行之有效，具有进一步的优势，即它不受任何特殊语言的束缚。

至于再出现一部哲学史，有两件事应该作些偏袒的辩解。首先，一种叙述既为简洁同时又具相当大的包容性，这种情况几乎

## 2 西方的智慧

少见。确实，有许多包容量更大的哲学史对每一方面都作了更为详细的探讨。显而易见，本书无意与这些著作竞争。那些对这一学科培养了浓厚兴趣的读者，无疑将在适当的时候查阅这些著作，也许更进一步研读原著。其次，目前越发强烈的专门化倾向，使得人们忘记他们对前人的理智上的受益。这一研究旨在反对这种健忘。在某种重要意义上来说，所有的西方哲学史都是希腊哲学史；当割断了我们和过去伟大思想家的联系纽带的时候，一个人沉醉于哲学冥思，注定是无益的。曾经一度主张，也许是错误地主张，哲学家应该对每一件事都有所了解。哲学为了它的领域要求所有的知识。不管怎样，流行的观点，即哲学家可以对任何事物一无所知，无疑是相当错误的。那些认为哲学真正始于1921年或至少始于1921年前不久的人，没有看到当前哲学问题绝非突然凭空而起。因此，对希腊哲学相对慷慨的对待，就不必再作辩解了。

哲学史的叙述可以用两种方式进行。一种叙述都是纯粹说明性的，展示一个人的学说，另一个人如何受其影响。另一种叙述与某种程度的批判性论述相结合，以展示哲学讨论是如何进展的。本书采用第二种叙述方式。应该补充的是，这不致于使读者误信，只要发现某一思想家的观点不够资格，便立刻将之打发了事。康德曾说，他最害怕的不是被反驳，而是被误解。在我们将某些哲学家置之一旁之前，应努力理解哲学家试图表达什么。同时，必须承认，有时所下功夫与达到的见识似乎不成比例。归根结蒂，这是每个人不得不自己解决的判断问题。

本书主题的范围与论述和我先前的著作不同。新的材料主要归功于我的编辑保罗·福尔克斯博士，他帮助我正文的写作，并选择了许多插图，设计了大部分图解。本书的初衷是提供哲学家们讨论的一些主要问题的概观。如果读了这些内容后，读者产

生兴趣比原先更深一层地探索这一主题,本书的主要目的便已达到了。

Bertrand Russell

伯特兰·罗素

# 目 录

---

- [ 1 ] 前言
- [ 1 ] 序
- [ 4 ] 苏格拉底以前
- [ 54 ] 雅典
- [ 127 ] 希腊化时代
- [ 154 ] 早期基督教
- [ 178 ] 经院哲学
- [ 221 ] 近代哲学的兴起
- [ 285 ] 不列颠经验主义
- [ 311 ] 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
- [ 354 ] 功利主义以来
- [ 390 ] 当代
- [ 431 ] 结语
- [ 437 ] 译后记

# 序

---

当哲学家工作的时候，他们究竟在干什么？这确实是一个古怪的问题，首先让我们说明他们不干什么，以此来回答这个问题。在我们周围世界里，有许多事物被了解得非常透切。蒸汽机的运转便是如此。这属于力学和热力学的领域。另外，我们十分清楚人体构造和活动的方式。这些是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的对象。最后，对于群星的运行，我们知之甚详。这属于天文学的范畴。所有这部分非常确定的片断知识归属于某一科学。

但是，所有这些知识部分都被未知的领域四周包围着。一旦人们跨进并深入这个领域的时候，他就从科学步入沉思的境界。沉思活动是一种探究，其中，便有哲学。正如我们以后所见，在这个意义上，各门科学都始于哲学探究。一旦科学获得稳固的基础，它就或多或少相对独立地继续发展，只留下边界上的问题和方法的问题。但是，在某一方面探究过程并非如同上述般地发展，那么它只是继续向前，并寻找新的工作。

同时，我们必须将哲学同其他种类的沉思区别开来。哲学本身既不希冀消除我们的烦恼，也不企图拯救我们的灵魂。正如希腊人指出的那样，哲学是一种为其自身而从事的游览的冒险活



## 2 西方的智慧

动。因此原则上不可能有教条、礼仪或任何神圣存在的问题，尽管个别哲学家当然最终成为固执的教条主义者。对于未知世界，确实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是接受一些人的见解，这些人自称，基于书本，他们了解秘密和神圣的启示的来源。另一种是，走出去自己探索，这是科学和哲学的方法。

最后，我们也许注意到哲学的一个特性。如果有人询问什么是数学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给他一个词典的定义，比如，为了论辩，可以说数学是数字的科学。就其本身而言，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陈述，而且一个对数学无知的询问者很容易理解这一陈述。只要有确定的知识领域存在，都可以此方法给出定义。然而哲学却不能如此定义。任何定义都将引起争议，并且已经代表一定的哲学态度。发现哲学为何物的唯一方法是从事哲学研究。展示以往的人们如何从事这一研究，是本书的主要目的。

勤于思考的人不时向自己提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非科学所能回答。那些试图自己思索的人们也决计不会相信预言者提供的现成答案。探索这些问题，有时解决这些问题，乃是哲学的职责。

因此，我们也许不禁问自己诸如此类的问题：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如果它确实有什么意义的话。世界究竟有无目的，历史的发展是否导向某处，或者说，这些是无意义的问题？

还有这样一些问题：自然界是否受规律支配，或者是否仅仅因为我们乐于看到秩序井然的事物，从而认为事实也是如此。另外，存在一个总的疑问，世界是不是分成精神和物质两个根本不同的部分，如果真的这样，它们又如何结合在一起。

人类又怎样呢？是不是象天文学家所见的那样，人类只不过是在微小的无足轻重的行星上四顾无援地爬行的许微尘埃？或者，象化学家所主的那样，人类只不过是一堆以某种奇怪方式组

合起来的化学制品？最后，或者在哈姆雷特眼里，人类在理性上是高贵的，在官能上是无限量的？也许对于上述情况，人类是否兼而有之？

与之相应，存在着事关善恶的伦理问题。是否存在着一种善的生活方式，一种恶的生活方式，抑或无论我们如何生活都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存在一种善的生活方式，那么它是怎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又何以能学会过这种生活方式？是不是存在我们可以称之为智慧的东西，或者视作智慧的东西仅仅是无实在意义的疯狂。

所有这些都是令人困惑的问题。人们不能通过实验室的试验来解决这些问题，具有独立不倚心灵状态的人们不愿意求助于普遍有效的灵丹妙药施与者的见解。哲学史给这些问题提供所能提供的答案。在研究这一困难学科时我们了解别人在其他时代对这些问题的所思所虑。这样，我们更加理解他们，因为他们处理哲学的方式是其生活方式的重要方面。最终尽管我们学识有限，但这指引我们如何度过一生。

## 苏格拉底以前

---

当有人问一般的问题的时候，哲学就诞生了，对科学来说也是如此。最早表现出对一般问题的好奇心的是希腊人。我们今天所知的哲学和科学是希腊人的发明。希腊文明的产生而引起的思想活动的爆发是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事件。这是空前绝后的事件。在两个世纪的跨度内，希腊人在艺术、文学、科学和哲学方面杰作辈出，令人惊叹，这些杰作为西方文明确立了一般的标准。

哲学和科学从公元前6世纪的米利都的泰勒士开始，在这之前什么事态的发展导致了希腊人天赋的骤然展露出来？不管我们要花多大力气，我们也必须尝试着找到一个答案。自本世纪以来，考古学已大踏步地向前发展，我们借助其成果可以拼合出关于希腊人如何发展的相当完整的解释。

在世界诸多文明里，希腊人是后来者。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比希腊的文明要早几千年。这些农业社会是沿着大河两岸发展起来的，神圣的国王，军事贵族和掌握着多神教体系解释权的强有力的祭司阶级统治着这些社会，大多数人口是从事农耕的农奴。

希腊人后来吸取了埃及人和巴比伦人提供的某些知识。但是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却没有发展起科学和哲学。要问这是由于缺乏智慧,还是由于社会条件,在这里都是不充分的,因为两者无疑都起到其自己的那部分作用。有意义的倒是,宗教的作用没有引起理智的冒险活动。

在埃及,宗教更多地关心来世生活。金字塔是陵墓建筑。一些天文学知识保证了对尼罗河潮水的预测,作为管理者的祭司已发展出了象形文字。但是,几乎没有资料留存下来以供人们向其他方向发展。

在美索不达米亚,伟大的闪米特帝国取代了早先的苏美尔帝国,闪米特人采纳了楔形文字。就宗教方面而言,主要旨趣更倾向于此世的幸福。星辰运动的记录,巫术和占卜相关联的实践是以之为鹄的。

稍晚,贸易社团发展起来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克里特的居民,他们的文明直到现在才再一次显露出来。克里特人可能来自小亚细亚沿岸,很快便在爱琴海各个岛屿取得重要地位。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移民浪潮导致克里特文化的非同寻常的发展。在克诺苏斯和费斯土斯建立了宏伟的宫殿,地中海到处都是克里特人的船舶。

从公元前1700年以来,频繁的地震和火山爆发,使克里特人开始向邻近的希腊和小亚细亚移民。克里特的手艺人改变了大陆人民的文化。在希腊,显示这一点的最有名的地点是阿哥利德的迈西尼,阿加门农的传说的故乡。《荷马》史诗记载了迈西尼时代。约公元前1400年,克里特发生了强烈的地震,克里特的霸权突然终结了。

希腊大陆到那时为止已吸收了连续两次入侵者浪潮。第一次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是从北方而来的伊奥尼亚人,而

## 6 西方的智慧

且他们看来已逐渐地与当地人民融合在一起了。三百年后，接踵而至的是亚该亚人的入侵，这一次产生了统治阶级。在迈西尼时代和荷马时代，希腊人的主人，一般说来，是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世袭阶级。

克里特与亚该亚在地中海有着广泛的贸易联系。公元前1400年克里特的大灾难并没有中断这种联系。公元前1200年左右在那些威胁埃及人的“海洋民族”内，我们发现克里特人，埃及人叫他们为“培力斯人”。这些人是最早的非力斯坦人。他们定居的地方巴勒斯坦，就取名于非力斯坦人。

大约公元前1100年，进一步的入侵取得了自然打击所不能达到的成就。在多立斯人的入侵影响下，整个希腊和爱琴海落入生机勃勃的未开化的东征西讨的游牧民族手里。亚该亚人早在公元前12世纪的特洛伊战争中就已消耗殆尽，不可能阻止大屠杀。海上强权落入腓尼基人手中，希腊从此进入暗淡时期。正是在那个时期，希腊人从腓尼基商人那里吸取了闪语字母，他们补充一些元音使其完善了。

希腊本土崎岖不平，气候多变。贫瘠的山脉把国土分割成片。从一谷地到另一谷地的陆路穿行是困难的。相互分离的公社在肥沃的平原上产生，当土地不再供养得起众多人口的时候，有些人开始跨过大海寻找殖民地。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西西里岛沿岸，意大利南部和黑海沿岸希腊人的城市星罗棋布。随着殖民地的产生，贸易发展起来了，希腊人和东方人又恢复了接触。

从政治方面看，多立斯人后的希腊经历了从亲属关系开始的一系列有规则的变迁。权力逐渐掌握在贵族手里，接下来是非世袭的君主或僭主时期，最后，政治权力归于公民，公民这个词的字面含义是“民主”。从此以后，僭主政治和民主交替

出现。只要全体公民可以被召集到市场，纯粹民主就可能行得通。在我们时代，纯粹民主只在瑞士一些比较小的州内幸存下来。

希腊世界的最早的和最伟大的文学丰碑是荷马的作品。关于荷马，我们不知道任何确切的东西。有人甚至认为，存在的只是后来以这个名字命名的诗歌。不管怎么说，两篇伟大的荷马诗歌，《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大约在公元前 800 年已经写出来了。诗歌叙事的中心是在公元前 1200 年之后不久发生的特洛伊战争。我们由此看到后多立斯人对前多立斯人事件的叙述，因而诗歌有着某种程度的不连贯。就诗歌的现在形式看，它追溯到公元前 6 世纪雅典僭主庇西特拉西的退位。先前时代的暴行在荷马时代已经缓和了，尽管它的痕迹仍然留存下来。诗歌确实反映了无束缚的统治阶级的理性态度。尸体不是像我们所知的在迈西尼时代那样被埋葬而是被焚化。在奥林匹亚的万神庙内，艰难地讨生活的主人熙熙攘攘。好在宗教不存在，因此，严谨细致的习俗，就如对异乡人的敌意，是强有力的。比较原始的因素，例如，人的献祭，在处死囚犯的仪式形式上，虽时有突破，但非常罕见。总的说来，气氛是紧张的。

从某种角度说，这象征着希腊精神的张力。一边是秩序和理性，另一边是放荡不羁和本能冲动。前者产生了哲学、艺术和科学。后者产生于具有丰富的仪式的比较原始的宗教。在荷马时代这种因素得到较好的控制；后来，特别是在与东方有了新的接触的时候，它又一次处于显赫的位置上。它与狄奥尼索斯或酒神崇拜有关联；狄奥尼索斯原先是色雷斯的神祇。对这种太古的野性的革新式的影响在俄耳浦斯这个传奇形象中产生了，据说俄耳浦斯是被过酒神节的狂女们肢解的。俄耳浦斯的教义有禁欲主义倾向而且强调理性的狂喜状态。这种教义希望人们达到“神

## 8 西方的智慧

神秘的灵感”或与神统一的状态，由此获得神秘的知识，否则就不会得到这种知识。俄耳浦斯教以这种精致的形式对希腊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最初表现在毕达哥拉斯身上，他使它适应于他自己的神秘主义。就它不是纯粹的科学因素而言，它的各种因素就是从毕达哥拉斯那里进入柏拉图和大多数古希腊哲学中的。

但是比较原始的因素甚至也在俄耳浦斯的传统中幸存下来。它们实际上是古希腊悲剧的来源。在古希腊悲剧里，同情心总是偏向于那些由于强烈的感情和激情而躁动不安的人那边。亚里士多德恰如其分地说，悲剧是对性情的陶冶或情感的净化。归根结底，正是希腊人性格的这种双重方面，使它能够彻底地改变世界。这两种因素尼采称之为阿波罗因素和狄奥尼索斯因素。单独一个因素不可能导致希腊文化的非同寻常的发展。在东方，神秘主义因素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伊奥尼亚科学学派的产生把希腊人从这种单一的迷惑中拯救出来。但是，宁静，就其本身来说，就如神秘主义一样，不可能引起思想革命。所需要的是对真和美的热情的探究。看来，俄耳浦斯的影响提供的正是那种观念。对苏格拉底来说，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值得指出的是，在希腊词汇中，理论这一词有某种“观光”的意味。希罗多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理论这个词。令人极为好奇的是，躬身于热情的而又不偏不倚的探究，这赋予希腊人在历史上以独一无二的地位。

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明，其基础是肇始于二千五百年前的米利都的哲学和科学的传统。它之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伟大的文明正是由于这种传统。贯穿于整个希腊哲学的主导概念是逻各斯。我们除去这个术语的其他各方面不说，它包含有“语词”和“量度”的意思。因此，哲学讨论和科学的探究是密切相关的。从

这种关联中产生的伦理学说在知识中看到了善，这是不偏不倚地探究的结果。

如上所述，提出一般问题是哲学的开端。那么，这种问题是以什么形式提出的呢？广义说来，它们在于寻找一种秩序，这在寻找因果关系的观察者看来，就像在杂乱无章的、偶然的事件中发现线索一样。最初提出秩序概念是出于什么原因，这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是政治动物。人不是孤立地生活的，恰恰相反，他是在社会中生活的。即使在最原始的水平上，这种生活也包含着某种组织，秩序概念正是发源于这种组织。秩序最初是社会秩序。自然界中的一些有规则的变化，诸如日夜交替、四季循环，无疑很早以前就为人所知。但是，正是借助于人的解释，这些变化方才被人们理解。天体是神，即自然的精神力量，这是人在其自身的意像中创造的。

生存问题首先意味着人必须使自然力服从他自己的意志。在用我们现在所谓的科学的方法做到这一点之前，人们利用巫术做到这一点。在这两种情况里，作为基础的一般概念是相同的。因为，巫术是人们在某种严格规定的仪式的基础上力求达到特定的结果的一种尝试。它的基础在于承认因果原则，即承认若给出同样的前提条件，同样的结果就会随之发生。因此，巫术是原始科学。另一方面，宗教产生于不同的根源。在这里，有一种违背或不顾有规则的序列以求达到结果的企图。它在超自然的领域内起作用，具有摒弃因果关系的含义。因此两种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纵然我们在原始思维中看到它们几乎混合在一起。

我们称之为语言的交往手段从各种群体参与的共同的发展中发展起来。基本的目的是使人们能够致力于达到共同的意图。



因此，在这方面基本的概念是“同意”。同样，我们很可以把这种概念看作是逻辑的出发点。这种概念产生于下述事实，在交往中人们最终达到一致，即使他们不过是各自保留不同的意见。当我们的祖先陷于僵局，为了解决问题，他们会诉诸武力。一旦对手被杀死，他就不再反驳你了。可供选择的方法有时是通过讨论来探究问题，如果问题归根到底是可以探究的话。这是科学和哲学的方法。读者自己可以判断一下，自史前时代以来我们在这方面有多大进步。

希腊哲学显示了各种二元论对其各个阶段的普遍影响。这些二元论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一直是哲学家撰述或争论的题目。它们的基础全在于真和假的区别。在希腊人思想中，与真和假紧密相关的，是善和恶、和谐和冲突的二元论。因此就有在今天仍然有活力的现象与实在的二元论。除此之外，还有心和物、自由和必然的问题。进一步说，还有关于事物是一还是多、简单的还是复杂的宇宙论问题。最后，还有混沌和秩序、无限和有限的二元论。

早期哲学家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是有教益的。一个学派可以攻击二元论的一个方面，而后来的另一学派则会提出批判并采纳对立一面的观点。最后，第三个学派会向前进一步，形成某种妥协，取代前面两种观点。黑格尔正是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中看到各种相互对立的学说的这种拉锯战。因而他着手提出他自己的辩证法概念。

各种二元论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着。然而我们可以用一种粗略的且便捷的方式使它们相互分离开来，以表明哲学一直在探讨的不同类型的问题是怎么样的。真和假的问题在逻辑中讨论。善和恶、和谐和冲突，从表面上看，属于伦理学的问题。现象和实在、心和物的问题，可以被确定为知识论或认识论的传统问